



海潮澎湃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海 潮 澎 湃

王 曼 杨 永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海 潮 澎 湃

王 曼 杨 永

责任编辑：骆之怡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7,000 印张：5.625 印数：1—18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280·31 定价：0.41 元

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湖北、江西、陕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一	“败家儿”	(1)
二	“统领的鼻子没了”	(11)
三	毋忘国耻	(24)
四	奇特的人	(32)
五	分 家	(40)
六	歃血盟誓	(49)
七	第一次官司	(59)
八	彭湃回来了	(70)
九	妙计借枪	(84)
十	公堂掷锁	(95)
十一	地下火龙	(108)
十二	会师炮子圩	(122)
十三	放风筝	(133)
十四	惊雷撼狱	(144)
	后 记	(164)

一 “败家儿”

南海一望无垠、汹涌澎湃，莲花山脉翠峦叠嶂，一山连着一山。在这海山之间，矗起一座古老城堡，这就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始人彭湃烈士的故乡——海丰城。

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城里一个大户人家。他长得俊秀，中等身材，椭圆脸，耸直的鼻梁，两道粗黑的俊眉下，镶嵌着一双明澈机灵的眼睛。他从小就很聪颖能干。有一年元宵，祖父彭亚藩带他去观花灯。灯棚很热闹，倒吊着各式各样的灯，有八角形的，有圆肚的，有宫殿式的；花灯上缀上花鸟虫鱼、“八仙过海”之类的彩画。彭湃走进五彩缤纷的灯棚，目不暇接，简直给迷住了。他逐架浏览，最后站立在一架八角灯下，瞧个不够。祖父再三催促，他都不肯走开。回到家里，他找来竹篾和五彩纸，照着糊了一架，四周还描上了一幅幅彩画，吊在自己得趣书房里。祖父看他这灯糊得和灯棚里的八角灯一模一样，喜得眉开眼笑，逢人便夸他是光耀彭家

的好苗子。从此，他对彭湃倍加疼爱。

从读小学开始，祖父便很关心彭湃的学业。每天放学回来，他必定要检查彭湃的功课，问他今天上哪几课，学识哪些字，要彭湃把课文从头至尾背诵一遍，接着又提问题又写字来考问他。彭湃总是对答如流，有些字祖父刚写了几笔，彭湃便猜出是什么字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祖父总是捋着小胡子，眯起两只老花眼睛，瞧着孙子呵呵直笑。

一天傍晚，彭湃放学回家，祖父早已坐在客厅上等他了。那张太师椅旁边，用雪白的蚶壳（一种贝类的壳）在地上摆好了三个字。彭湃象往常一样来到祖父跟前，请完安，便坐到旁边的一张靠背椅上，等待祖父检查功课。但是祖父这次没有要他背课文，却指着地上“学收租”三个字来考他。彭湃斜膘一眼，低下头去，沉默不语。他脑子却想起了另一件令他难忘的事：

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。彭湃一位很要好的同学黄蚊，突然几天不来上学了。一天放学后，彭湃便往黄蚊家里跑，想去问个明白。刚转上大街，遇见黄蚊从街上走过。他兴冲冲地追上去问：“阿蚊！阿蚊！这几天你为什么不来上课啦？”黄蚊停下脚步，睁着两只呆愣愣的眼睛看着彭湃，却不说话。彭湃看他那个失常的样子，便追问一句：“你怎么啦？快说话呀！”黄蚊眼睛一红，嘴

唇微微翕动，好久才吐出一句：“我不上学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爸爸说没钱交学费。”彭湃着急地说：“你家收下那么多谷子，不会拿它去换钱？”黄蚊的脸“唰”地涨得通红，咬了咬嘴唇，提高嗓门说：“收下的谷子都给收租佬要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彭湃象木头似地站立在原地，望着同学远去的背影直发愣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田主要拿走黄蚊家的谷子。他回到学校去问老师，老师对他说：黄蚊家种了人家的地，要向田主交租。从此，彭湃才明白收租夺走了人家的谷子是不好的。

现在，他看到地上摆着那“学收租”三个字，很自然地联想到黄蚊同学的遭遇。

祖父见他缄默不语，以为给考住了，瞅着孙子说：“不懂吧？”

彭湃抬起头，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答道：“懂！”

“懂？”祖父眯了几下眼睛，诧异地问：“懂，你为什么答不出来。”

“我不回答。”

“不答？为什么？学收租不好吗？”祖父瞪大两只眼睛看着彭湃。

彭湃鼓着嘴一字一句回答：“不好，是不好。”

祖父万万没想到孙子会说出这样的傻话，不觉打了个愣。他忽地从太师椅上站起来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罩

起一层乌云，他粗声粗气地斥问道：“不收租，你吃什么？”

彭湃想起了黄蚊，他不就是靠种田过活的吗？他坦然地答道：“自己种田。”

祖父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收敛笑容，以威胁的口吻说：

“你要种田，那好，明天我去买把锄头，你就跟着长工去种地吧。”

这句话，祖父原是想说来吓唬吓唬彭湃的，没料到彭湃竟拍着手喜孜孜地嚷道：“好好好，我明天就去学种田。”

祖父一听这话，气得胡子颤跳，手脚微微发抖，倏然伸出右脚狠狠往地上一扫，“哗”地把一堆雪白的蚶壳踢得满地翻滚。他站起来，微喘着气，连话也不说，走回房里去了。

一九〇七年，秋收刚过，彭家上上下下便忙着准备风柜、谷箩、谷围和船只等工具，要到二十多里远的平岗去收田租。这一年，彭湃已经十二岁了，在海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。学校刚放寒假，一天，祖父把他叫到跟前，吩咐说：

“你已经十二岁了，懂事了。今年寒假就跟你哥哥一道到乡下去收租吧。”

祖父对选择彭湃作为彭家继承人的心还没有死。在他看来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想弄金挣银的人，也没有一个不想过“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”的那种舒适日子的人。俗话说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不正是这个道理吗？孙子那种不愿收租，想靠自己种田过日子的想法，只不过是孩儿家一时的胡思乱想罢了，等他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他慢慢准会照着自己的设想去做的。但是，他对站在跟前的孙子仍有些担心，怕他会说出上次那种胡话来。他一说完话，猛睁开眼睛，瞅住彭湃。他看孙子久久不回答，便焦急起来：

“怎么样？去，还是不去？”

“去。”彭湃回答得很干脆。原来，他有自己的打算。这些年来，他常与一些乡下来的同学接触，听他们讲了许多乡下奇闻，诸如某家某人交不了租吊颈自杀啦！等等，也听过老师讲了历史上许多农民暴动的故事。他早就想着到农村去走一走，现在正是个机会，便答应了：“什么时候开船？”

祖父见孙子答应下乡了，乐得心花怒放，顺口夸奖了一句：“这才是有志气。”他眯着老花眼，五个手指不停地摸着颌下那撮小胡子，笑咪咪地对彭湃说：

“你大哥在管这件事，你去问问他船备好了没有？备好了，明天就走，越快越好。”

第二天，彭湃和大哥押着三条运谷船，往平岗乡出发了。

彭家田产大部分置在平岗，每年要从那里的农民手上榨取几百上千担租谷。

彭湃第一次下农村。在他的想象中，广袤的田野上到处是绿茵茵的庄稼，河边上也盛开着红红紫紫的鲜花，大自然是那么美丽可爱。他盘脚坐在船头上，两眼贪恋地眺望着，但是眼前的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。晚稻早已收割了。田畴赤贫千里，偶尔见到一小片甘蔗林；河边上也见不到野花儿，收进他眼底的是凋黄的野草和那不惹眼的荆棘。呵！萧条，太萧条了。

收租船当天下午开抵平岗下寨码头泊岸。彭湃第二天一早下村去。他先到了一个小村落。村上只有七、八户人家，一色又矮又小的泥砖房，巷道很脏。他走进一家房屋最破烂的人家。这家房屋的屋顶是用禾秆铺盖的，有一扇墙快要坍倒了，用两根木头支撑着。彭湃进屋时，见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佃户正跟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桌子吃饭，桌上放着一碟生咸鱼，几片腌咸菜，一钵番薯汤；苍蝇似蜂儿般绕着那碟生咸鱼飞来飞去。老佃户盛了一碗番薯汤，连喝了两大口，碗里才冒出几块番薯块。他刚要用筷子夹一块送进口里，看见彭湃走进来，慌忙放下碗筷，站起来招呼。彭湃立即上前说：

“大叔，你吃饭吧，我是来随便坐坐的，别客气。”

佃户坐回原处，拿起碗筷，低头喝着番薯汤，两只眼睛偷偷地斜睨一下彭湃。彭湃见这家人那穷苦凄寒的日子，心里很不安。

他不明白：为什么刚刚收罢稻子，他们便没有饭吃？这么一碗汤水泡着番薯，能填饱肚子吗？吃不饱肚子，又哪来力气种地？他越想越不安，便发话道：

“大叔，今年年成怎么样？”

佃户长长叹了口气，语气温顺地说：“秧苗插下田不久，来了一场大水，禾苗淹死了一半。俺穷，没肥料好下田，禾苗不见长，一斗种只收得担多谷。”

“啊！收这么少，今年可没谷交租啦？”

佃户听见，心中一震，脸色灰暗，眼神无光。他颤声哀求说：“今年收成确实不好，不瞒你说，你看我们吃的什么，一粒米也没有呀！收下来的谷子都留着，一点也不敢吃，有多少就交多少吧。”

佃户的孩子辛辛苦苦流了一年汗，小手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。他听爸爸把收下来的稻谷留着交租，连餐白米稠粥也舍不得煮来吃，憋着一肚子气。他怨爸爸，更恨死收租佬。当彭湃和爸爸谈话时，他几次都想插话骂彭湃几句，出出那口气，但一接触爸爸的目光，他又把话咽回去。现在他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待爸爸的话一说

完，他“啪”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，冲着彭湃质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要抢我们的谷子？……”

“谁叫你多嘴，谁叫你多嘴，快给我滚出去。”佃户大声骂着，一推两搡把他推出了门口。他回转来，赔着笑脸对彭湃说：“少爷，小孩没见识，你莫见怪。”

彭湃这回终于明白了：佃户没米吃，原来是把稻谷留着来交租。他脸上一阵发烧，感到很对不起这位小兄弟。他连忙说：“不，他说得对。稻子是你们种的，你们出力流汗，收成应该归你们。你不要再打他。”彭湃按佃户坐下，又接住说：“今年年冬不好，你交不起租就不用交了，那一点点谷子，你就留着自己吃吧。”

佃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会不会听错了。他圆睁那双失神的眼睛瞅着彭湃，好久好久说不出话来。彭湃猜出他的心思，便又解释说：

“我不骗你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你不用交租，把谷子留下自己吃。”

这回佃户是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可他还是摇着头：

“你的话不算数。”

“怎么不算数？我是公公派来的，今天我作得主了，我的话说了算数。”彭湃生怕他不相信，最后还加上“说了算数”那句话。

“还有你哥哥呢，还有你们的管家呢，他们来了怎么

办？”

“你就说这是我的主张，不关他们的事，有事叫他们来找我。”彭湃说到这里，象想起什么，又补充说：“我哥哥到公平圩抽大烟去了，他不会来的。”

经彭湃再三解释，佃户的疑云才渐渐消散，打结的眉头舒展开来，他伸出双手拉住彭湃的手，喜孜孜地说：

“你真好！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彭湃从这个佃户家出来，又到另一家去了……

彭湃下村的时候，管家们正在下寨村的祠堂摆开个大档口，他们坐在一张临时摆设的柜台前，有的张大两只眼睛看住门口，一只手忙着拨动着算盘珠子；有的聚精会神在查阅帐本；还有几个仆人坐在一条长凳上闲扯。有的手执斗盖，有的拿着麻袋，随时准备验收佃户挑来的稻谷。彭湃的大哥阿银爱抽大烟，到平岗后，租务全交给彭湃和管家们去办，自己溜去抽他的大烟去了。往日档口一摆开，各村的佃户就把稻谷陆续挑来，排成长长队列等着过斗。管家和仆人们结帐的、风谷的、过斗的、装包的，忙得团团转，几乎连喝口茶水的时间都挤不出来。现下祠堂显得冷冷清清，老半天才零零落落的有几个佃户挑谷来。管家很是纳闷，便到村子走一遭，一了解，才知道是彭湃叫佃户不必交租。管家很生气，想去找阿银，却不见人影。彭湃回来，一个管家见到彭

湃便轻声细语地说：

“四少爷，老爷叫你来收租，你怎么违反家命，叫佃户不用交租呢？”

“今年年景不好，一亩田收不到几粒谷，他们拿什么来交租呀。”彭湃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你怎么听信佃户的话？他们年年都是这么说的，你受骗了。”管家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我没受骗，我到各家各户去看过，他们吃番薯汤，臭烂咸鱼，咸菜片，连一粒米也没有。自己种谷没米吃，这不公平嘛。”彭湃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脸色很不好看。

管家见小主人生气了，马上变了口气：“收不到租，回去怎么向老爷交帐呀！”

“这个好办，你就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。”

一星期之后，彭湃收租回家了，祖父亲自跑到龙舌铺附近的码头去迎接。走到那里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三只杉板船只有一只载了谷，两只空船去，空船回来。他去找孙子，彭湃当船一靠岸便回家去了，彭湃的大哥也走了，他只好去找管家盘问。管家一五一十说了真情，气得老头子颧起那撮白胡子，连跺三脚，喟然长叹：

“我全想错了，他不是彭家的好苗子，他是个败家儿，唉！唉！”

二 “统领的鼻子没了”

十八岁那年，彭湃考上了县立海丰中学。这是全县最高学府，校址设在城北郊的五坡岭。

入学那天，彭湃觉得什么都新鲜。学校的环境是幽静的，背面靠山，三面环田。山上百树成荫，田园菜花飘香。蜂唱蝶舞，鸟儿啁啾，令人陶醉。彭湃喜欢这优美的环境，但他更喜欢的却是那间藏书万卷的图书馆和后山坡上的方饭亭。

开学以后，彭湃经常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，到方饭亭去瞻仰文天祥遗像，朗读这位民族英雄留存后世的文章和诗词。

一天下午，上完最后一节课，彭湃没有回城去，相约陈魁亚、陈复和马梦新等七八位老同学到后山坡去游方饭亭。他们拾级而上，来到八角亭中心，列队站立在那块一丈来高的石碑前，齐声朗读刻在碑上文天祥写的《过零丁洋》的诗：

辛苦遭逢起一经，
干戈落落四周星。
山河破碎风抛絮，
身世飘摇雨打萍。
惶恐滩头说惶恐，
零丁洋里叹零丁。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
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最后两句是这首诗的精髓，是诗人忠贞报国，慷慨尽节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。他在敌人的威迫下，在生死面前，大义凛然，用诗句喊出了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。彭湃特别喜欢这首诗，朗诵起来也特别有感情。当他读到“山河破碎”句时，无限悲愤，语调深沉；读到诗人在敌人威迫下，喊出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铿锵诗句时，他感情激越，热血在胸中翻滚，英雄的高大形象陡然活现在他的脑海。他的感情也感染了在场的同学。

彭湃找个地方坐了下来，情绪还很激动，他滔滔不绝地说：“读小学时，常听林晋亭先生讲文天祥的故事。现在，我读了文丞相的诗，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总是要死的，但要死得有价值。文丞相忠贞爱国行为，就是我们青年的师表。”